

探討劉國光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 王則柯

一 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劉國光先生在他的大作〈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①中，一再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但是很奇怪，劉先生這篇一萬多字的長篇文章，並沒有告訴我們甚麼是他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不要以為「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不成問題的所謂「偽問題」。其實在中國學界，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並沒有講清楚。許多人實際上認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只要是從《資本論》出發並且總是引用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這是一種比較善良的認識。還有不少人覺得，誰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誰的經濟學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後面這種看法尖刻一些，卻也不乏事實支持。

但是如果撇開直白的標籤和生硬的引證，而是着眼於學理層面，我覺得現在學界對「是否」馬克思主義經濟

學的判別，實際上還是看是否堅持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勞動價值」一元地決定。其實，這種「勞動價值一元決定論」，並不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劉國光先生們實際上堅持認為「勞動價值一元決定論」的經濟學理論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這是他們的經濟學不能與時俱進的根本原因。

二 價格機制是分水嶺

價格機制問題，即商品的價格是由甚麼決定的問題，是一切經濟學討論的出發點。按照出發點的不同，歷史上曾經有過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一是基於使用價值論的經濟學體系，使用價值論認為愈有用的東西愈貴；二是基於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體系，勞動價值論認為愈難生產出來的東西愈貴；再就是基於市場決定論的經濟學體系，市場決定論認為商品的市場價格取決於商品的市場供求關係。

「甚麼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許多人認為，只要是從《資本論》出發並且總是引用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還有不少人覺得，誰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誰的經濟學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我覺得現在學界對「是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判別，實際上還是看是否堅持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勞動價值」一元地決定。

我國經濟學界一些學者囿於在形式上「堅持馬克思主義」，信守商品的價格取決於為生產該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勞動決定論」，拒絕接受「供求決定論」，把這種符合現代經濟學關於價格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性的原理，貼上「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理論」的標籤。這些學者的理論落後於改革開放實踐，其根源之一是混淆價格機制。

使用價值論早已被「水和鑽石」的悖論這樣的事實證偽，在學界已經沒有位置。現在，世界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大廈，建立在市場決定論的基礎上。一種商品或者資源供不應求，它的價格就會上升；一種商品或者資源供大於求，它的價格就會下降。市場力量就是這樣引導商品的市場價格向着商品的均衡價格運動。這也是市場配置稀缺資源的機理。

但是與使用價值論已經被完全擯棄的情況不同，勞動價值一元決定論仍然有影響，這是因為我國經濟學界一些學者囿於在形式上「堅持馬克思主義」，信守商品的價格取決於為生產該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勞動決定論」，拒絕接受以供不應求的商品價格上升、供大於求的商品價格下降為主要內容的「供求決定論」，把這種符合現代經濟學關於價格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性的原理、並且人民大眾在「物以稀為貴」的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也很容易形成的正確見解，貼上「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理論」的標籤。這些學者的理論落後於改革開放

實踐、很多時候甚至不能自圓其說，並成為束縛手腳的教條，其根源之一是混淆價格機制。

三 資源對勞動決定論的哭訴

前面說過，任何經濟學最基礎的問題，都是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甚麼決定的問題。但是我們號稱「正統」並且被賦予「指導地位」的經濟學，都說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凝結在商品和資源中的勞動價值量決定。如果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凝結在其中的勞動決定，那麼河流裏流淌的水、埋藏在地下的煤炭石油、難得保留下來的一點原始森林，都應該不值錢了，因為在人類接觸它們之前，它們一無例外都不包含任何人類勞動。

說未開採的森林、煤炭、石油都不值錢，彷彿是痴漢的胡言亂語，可是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理論和實踐，實實在在就這麼荒唐。

計劃經濟年代，商品和資源的價



格就是在這種不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之下制定的。原木的價格，就只算把它砍下來、拖到江邊，運到你那個地方，僱了多少工人，用了多少柴油或者電力，以及機器折舊。這些勞動成本加起來，再加上一點利潤，就是原木的價格。煤炭石油的價格也是這樣，只計算探測、開採、運輸花了多少錢。一句話，它們在開採以前是「沒有價值」的，開採以後出賣的價格，就只看花了多少錢把它們開採出來。這就造成我國原木、煤炭、石油的價格，遠遠低於世界價格。

《南方日報》2004年9月9日的一條新聞說，中國大陸的汽油價格是香港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現在我們痛感，過去幾十年我們的經濟發展，是拼資源的發展，是「資源消耗型」的發展。既然資源被扭曲得那麼不值錢，人們也就不自覺地拼資源消耗來發展經濟了。最近不少人關注印度的經濟會否在短期內超過中國，普遍的結論是，印度目前尚未能超過中國。但是，印度一向比我們強、現在仍比我們強的是資源效率比中國高。所謂資源效率，反過來說就是每產出一萬美元的產值，須要消耗多少水、煤炭和石油。資源效率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但是印度也走在我們前面。道理其實很簡單：他們珍惜未開採的資源，我們實際上卻認為未開採的資源不值錢。結果，人家的資源價格高，寶貝着用，所以資源效率高；我們的資源價格低，爛賤地用，所以資源效率低。不科學理論的指導，造成了資源消耗型的經濟。

怪不得日本人自己一棵破樹也捨不得砍，卻大量購進我們東北的木材瀟灑地推廣一次性筷子。在不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們的木頭實在是太賤

了！這種自我作賤，既是二十世紀的事實，更是二十世紀的笑話。印度人別的地方趕不上我們，但是他們懂得寶貝他們的資源。

四 勞動決定論激勵非市場競爭

在我們一些學者的頭腦中，的確還有不少對馬克思主義不科學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認識。價格機制的勞動決定論就是典型例子。本來，勞動價值說的歷史貢獻是作為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馬克思以此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工人是無產者，有甚麼可以被資本家剝削？只有勞動。但是，馬克思揭示了生產過程中商品的可實現價值的增加主要來自工人的勞動，並不排除我們觀察到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價格，主要是由商品的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事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只要我們發展自己的觀察，進行自己的思考，就不難判斷勞動決定論，或者說勞動價值論，不是價格機制的科學學說，而供求關係論，或者說供求決定論，才是價格機制的科學理論。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格機制而言，勞動決定論實在是理論的誤植。

如果商品價格的制定背離了商品的市場供求關係對於這種商品的價格的規定性，將給社會帶來一系列經濟的甚至政治的弊病。資源價格的扭曲就是典型例子。此外，我們可以設想一幢公寓落成，如果以「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相等為理由，不管朝南朝北靠山面海堅持拉平每套寓所的售價，只會鼓勵通過「走後門」等非經濟

計劃經濟年代，商品和資源的價格是在不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之下制定的。煤炭石油在開採以前是「沒有價值」的，開採以後出賣的價格，就只看花了多少錢把它們開採出來。這就造成我國原木、煤炭、石油的價格，遠遠低於世界價格。如汽油價格是香港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既然資源被扭曲得那麼不值錢，這就造成過去幾十年我們的經濟發展，是「資源消耗型」的發展。

的不正當手段獲取理想套間的努力。難道不是這樣嗎？商場鋪位實際上基於勞動決定論的限價也是這樣。本來鋪位的好壞對生意的影響很大，所以對位置好的鋪位的需求比位置差的鋪位強烈得多，從而這些鋪位的售價或者租價理應高許多才是。倘若因為各鋪位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相等就厲行同價，那麼徒然激起名義價格以外的競爭。這種市場外競爭的背後，隱藏着許多骯髒東西。

五 膚淺還是深刻？ 捍衛還是發展？

「勞動價值」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既難以觀察，更不可操作。正是由於這樣，現代經濟學理論直接從商品的價格出發，而不是從商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出發。價格是影響經濟中消費和生產決策的可觀察量和可操作量，而所謂「價值」卻是難於觀察和無法操作的抽象概念，民眾和企業政府都不會認真理會它。

有人說，現代經濟學理論中供求關係決定商品價格的觀點僅僅是一種停留在描述經濟現象上的淺層認識，現象的描述與本質的揭示還有着相當大的距離。

看來，這個所謂深刻還是膚淺的問題，是癥結之所在。例如面對一種商品，除了規格、價格、供貨的時間、地點和數量以外，的確還可以探究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是當家作主的工人生產的還是僱傭勞動的產物等「非常深層」的問題。但是，即使撇開這還是不是經濟學的爭辯，這樣的探究必然導致方方面面囊括其中的局面，剪不斷，理還亂，龐雜而凌亂。理論的境界講究簡明，講究線索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關鍵，講究是否可以觀察，是否可以操作。拿這個標準來看，「勞動價值」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既難以觀察，更不可操作。正是由於這樣，現代經濟學理論直接從商品的價格出發，而不是從商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出發。事實

上，人民群眾每天檢驗着的是價格，企業和政府要求諮詢論證的是價格，因為價格是影響經濟中消費和生產決策的可觀察量和可操作量，而所謂「價值」卻是難於觀察和無法操作的抽象概念，人民群眾和企業政府都不會認真理會它。

劉國光先生設想他的「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包括：一，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二，資本主義經濟；三，社會主義經濟；四，微觀經濟；五，宏觀經濟；六，國際經濟。統觀六個部分的名稱，只有一個「學」字：不是微觀經濟學，而是微觀經濟；不是宏觀經濟學，而是宏觀經濟；不是國際經濟學，而是國際經濟。

這是很有趣的描繪。說實在，我們很想看看劉國光先生將怎樣構建他的「微觀經濟」，是商品的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決定商品的市場價格，還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異的勞動價值量」決定商品的市場價格。如果是前者，我們歡迎劉國光先生與時俱進。如果是後者，我們很難想像怎麼能夠在邏輯上做到自洽。

六 計劃經濟思想溯源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價格是商品和資源的稀缺性的信號。供不應求，則價格上升，供大於求，則價格下降，所謂「物以稀為貴」是也。按照這樣的價格，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管子·國蓄》篇是我國春秋時代傑出的經濟學著作。《管子·國蓄》就明白寫道：「夫物多則賤，寡則貴。」^②可見，我國春秋時代以管仲為代表的

思想家，已經清楚地表述了「物以稀為貴」的思想，掌握了市場經濟配置社會稀缺資源的機理。

稍後的《史記·貨殖列傳》，開篇不久就有這樣一段話^③：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段文字更說明，兩千年前的司馬遷，已經明白市場經濟的道理，即不需要人特別去指揮，社會的經濟就能夠自己運作起來。這個思想比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還早了一千八百多年，是非常出色的洞察。正如鄒至莊教授在《認識中國》中所說，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的思想，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洞察，說明早在兩千年前，中國已經擁有運作大體良好的市場經濟^④。

因為價格機制是經濟學討論的基石，所以我們着重從價格機制的角度探討怎樣的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事實上，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為貴」，從來就不會說「物以勞(動)為貴」，後者是五十年來不科學的教育硬是灌輸給我們的思想，當然它也是計劃經濟的需要，我們整個計劃體系就按照這個思想來運作了。但是如果只集注於計劃經濟本身，我們同樣可以說它是五十年來按照蘇俄版政治經濟學的教育硬是灌輸下來的結果。

都說「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面對油荒的警示，提高煤炭石油和水資

源的未開發價格，固然刻不容緩，擯棄那種認為不包含勞動的資源就沒有價值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同樣刻不容緩。

七 馬克思要說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劉國光先生還一再強調「經濟院系、研究機構的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這讓人想到不久前在一個馬克思主義工程網站上看到的一段話^⑤：

許多對馬克思主義不正確的和錯誤的理解，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進行的。這種情況甚至在馬克思在世時就曾經發生過。針對當時流行的各種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馬克思氣憤地說：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種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對我們事業的損害有時甚至比那些公開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還要大，因為它更具有蒙騙性和蠱惑性。特別是這些錯誤觀點有時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面目出現，危害性就更大。

上面這段話的作者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俞可平先生。這段話寫得十分深刻。的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面目出現」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對我們事業的損害非常大，「因為它更具有蒙騙性和蠱惑性」。

一種理論如果到了須要捍衛的時候，恐怕也是行將就木的時候了。但在我國，經濟學界卻經常要面對一些

因為價格機制是經濟學討論的基石，所以我們着重從價格機制的角度探討怎樣的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老百姓都知道「物以稀為貴」，從來就不會說「物以勞(動)為貴」，後者是五十年來不科學的教育硬是灌輸給我們的思想。面對油荒的警示，提高煤炭石油和水資源的未開發價格，固然刻不容緩，擯棄那種認為不包含勞動的資源就沒有價值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同樣刻不容緩。

人一再提出的「捍衛」某種理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應該非常講究從人類文明中吸取精華，非常講究與時俱進。那些要靠行政領導權才能維持的理論，那些不從政治上「捍衛」就站不住的理論，怎麼可以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

八 說話不能不顧事實

最後，我們願意就劉國光先生這篇文章的文風提出一點商榷。

劉先生的文章還指責現代經濟學「宣揚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可是翻開比如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習題集》，導論這一章就有下面這樣的選擇題^⑥：

- 1-32、美國是一個_____經濟的例子，由市場來保證經濟的_____，政府關注_____。
- A 中央計劃；效率；公平
B 混合；效率；公平
C 市場；公平；效率
D 混合；公平；效率
E 中央計劃；公平；效率

答案：B 難度：2

- 1-38、下列哪一項對美國政府角色的描述是錯的：
- A 建立了規範企業和個人行為的法律框架
B 回答了生產甚麼和生產多少這兩個經濟學基本問題
C 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
D 救濟許多生活條件差的人
E 供養許多年老或患病的人

答案：B 難度：1

劉國光的文章指責現代經濟學「宣揚市場萬能」，「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但現代經濟學非常清楚指出的混合經濟模式，是讓市場來保證經濟的效率，政府則關注社會公平。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建立規範企業和個人行為的法律框架，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救濟供養許多貧困、年老或患病的人等等，都是「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

你看，現代經濟學的教育非常清楚，那就是混合經濟模式，讓市場來保證經濟的效率，政府則關注社會公平，並沒有「宣揚市場萬能」。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建立規範企業和個人行為的法律框架，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救濟許多生活條件差的人，供養許多年老或患病的人等等，都是「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

這些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入門訓練，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怎麼可以隨便栽贓說「宣揚市場萬能」、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呢？

說話不能不顧事實，指責要有根據。願與劉國光先生共勉。

註釋

- ① 劉國光：〈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② 管仲：《管子·國蓄第七十三》，《四庫全書》，第7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35。
③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254。
④ 鄒至莊著，廖美香譯：《認識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4），頁5-6。
⑤ 俞可平：〈立足當代實踐〉，人民網，2005年1月21日文章。
⑥ 哈里森(Alan Harrison)編，駱許蓓等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習題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王則柯 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